

文墨暗香

■程应峰

古人崇尚“名有书卷气，人有文墨香”。无疑，这是对可以传世的文章笔墨的认同肯定。如果说，某个时期、某个地方有着文墨的暗香，那定然是特别的褒奖。这褒奖让某个时期、某个地方具有了灵性。

暗香是境，境由心造。暗香的魅力在于似有还无。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(林逋《山园小梅》)传神地描绘了黄昏，月光下山园小池边梅花的情态，通过池中的梅花淡淡的“疏影”及月光下梅花清幽的“暗香”，动与静、视觉与嗅觉相衬，营造出迷人的意境。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(王安石《梅花》)诗中，清晰与朦胧交错，闪烁着动感的、若隐若现的光芒，几笔实写提起无限虚景，雪中之梅的幽香被表达得淋漓尽致，令人神往。“薄雾浓云愁满昼，瑞脑消金兽。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厨，半夜凉初透。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

识愁滋味，爱上层楼。爱上层楼，为赋新词强说愁。此情无计可如何。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”(李清照《醉花阴·重阳》)描写了重阳时节作者凄凉寂寞的心境。“人比黄花瘦”让相思和忧愁有了形，有了体。这，何尝不是一种久远的暗香？

这些暗香，都是文墨的暗香。文墨的暗香实则是人格的暗香，它浮动着人性的智慧，氤氲着生命的美丽。每次在心底倾听沙宝亮演唱的《金粉世家》主题曲《暗香》：“当花瓣离开花朵，暗香残留；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嗅……”便有说不清的怅惘，道不明的黯然。“诗词歌赋流水快，琴棋书画暗香来。”好在春风过处，暗香犹在，每一个怀着美丽心境的人，又怎么能放得下心底潜藏着的那一缕缕文墨的芬芳？

人生如花，文墨如瓣。当生命走向尽头，一切的一切纷飞而去的时候，于文人而言，能够在世间存留的，到底是些什么呢？我想，当是那些可资咀嚼、可资回味的文字笔墨，还有其幽幽的暗香罢。

草色遥看

■曹春雷

早春时节，春色难觅。放眼望去，大地依然灰蒙蒙的，看不出一点春天已经到来的消息。房檐下，依然垂挂着长长的冰凌，像一把把锐利的剑，刺向大地。小河里的冰依然厚厚的，如一层沉重的铠甲，裹住了一河原本欢腾不息的水。鸭子们呢，还是徒然地站在岸上，望冰兴叹。

一个乡下孩子站在檐下，歪头看着身边端着枣木烟杆的祖父，疑惑地问，爷爷，不是说已经是春天了么，咋还是冬天的样子呢？他这样问，是因为他迫不及待地想在春天里放风筝了。祖父悠悠然吐出一口烟圈，笑呵呵地说，别急么，你到坡上看看，草都已经返青了呢。孩子马上出了院门，左拐右拐，很快就站在了田野上，俯下身去，拨开一丛枯草，草根已经嫩黄嫩绿了，如春天的眼，眨呀眨的，朝他笑。他恍然大悟似地说，原来，春天先到这里来了呀。

是的，春天是先到草上来的。因为春天知道，比起人来，草对她的渴盼更急切。草们顶着一头枯黄，将身躯萎缩在冰冷的泥土里，太久了，整整一个冬天的时间。寒冷的时候，人们可以躲在温暖的屋内，出门时用棉衣包裹自己，但草不能，它们只能守在原地，向泥土借取一点暖意，才得以熬过这漫漫寒冬。

当春天从遥远的地方开始启程时，草们已经暗暗积攒了力量，只等着春风的召唤，在某个温暖的时刻，喷薄而出。“喷薄”，是一种锐不可当的气势。对一棵草来说，它蓄势已久，为了这一刻全力以赴。但刚刚破土而出的草，它的绿意，对大地来说，仍然渺茫如云烟。如果不仔细看，根本就看不到。

这时候，最好是来一场雨，一场酥酥的小雨。雨若有若无，朦朦胧胧。远远望去，地上浮现出一片极淡极淡的青青之色，这是早春的草色。看着它，人便欣欣然起来，感受到了律动的春意。于是，便想走近了，去看个仔细，却发现地上稀稀落落的，只是一片极为纤细的草芽，那种淡淡的草青色，此时却看不到了。

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”这种清新悦人的早春之景，唐代诗人韩愈只用一首诗，轻而易举却又淋漓尽致地描摹了出来。其实，更隽永的，是这首诗的后一句，“最是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”

是呢，正是一年春好处。从这时起，春天的列车，便朝着姹紫嫣红的深处驶去。春光这么美，坐在这列车上的人，须要且行且珍惜。

都是平朴的日子，却是人畜兴旺，充满了生活的气息。村人很少外出，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每一样活计，都由人工来完成。镰刀、柴刀、斧头、猪草刀、菜刀等诸般刀具，每天都要用到。刀口缺了，钝了，到磨刀石上磨磨，便又锋利光亮。

耳濡目染，村里的孩子，无论男女，差不多童年里就学会了磨刀。到少年时，已经非常熟练。那时，我们在上学之余，扯猪草，割茅草，砍柴火，剥猪草，全都是分内的职责。做这些事情之前，习惯把刀磨利。

打半盆水，将磨刀石和刀刀浇湿。蹲下来，一手握着刀柄，一手握着刀背，斜按刀锋，抵着磨刀石来回磨磨。因为用力，全身随之摇晃，磨刀石发出嗵嗵的摩擦声。砂浆水越磨越稠，在石面和刀背上涂了一层。反过来，用水冲刷干净，刀锋便银光发亮。伸出拇指肚，试试刀锋，如略有卷刃，反顺在磨刀石上抽一刀两刀即可。有了磨利的刀具，干起活来，顺手又省力，正所谓“磨刀不误砍柴工”。

那个时代，一副书卷气浓郁的对联曾广为流传：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”即便在闭塞的山村，人们也常以此励志抒怀。有好几年，母亲要我写这副对联，我是写了磨利的刀具，干起活来，顺手又省力，正所谓“磨刀不误砍柴工”。

哈达

维耶陷入了沉思……

4

酋长那里带来的消息，让雷维耶差点绝望。地麦卡父亲的电话中说，莫瑞巴的丈夫出了矿难，矿主虽然赔了些，但他实在不知如何掩埋在矿洞里的表弟遗体弄回家。并且矿主为了消灭罪证，就把把洞口给封了。当然，聪明的小阿鲁通过雷维耶无奈的眼神就明白了过来。她不问，雷维耶也保持着沉默。

经过向酋长的反复请求，至高无上的他终于答应雷维耶留在阿鲁家生活，帮助照顾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短短两个月的时间，雷维耶不光学会了大部分本地土著语，还能够亲自自制原生态的非洲咖啡了。弄得小阿鲁只有分享的份，而插不上手。

“在这里，是女人打咖啡，男人品的。你又是那么高大的男人，所以，以后的咖啡还是给我来做吧！”小阿鲁知道雷维耶每天的工作量有多大，可以说是为了他们三个孩子操碎了心。就找了这么个理由，让雷维耶叔叔能够休养生息。

雷维耶懂得阿鲁的苦心，疲惫地对她笑了笑：等你再大些吧，如果烫到了，叔叔会不安心呢。这样，如果以后家里来了客人，你就出面打一次，其他的，还是我来弄好不？”“说话算话。”雷维耶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经过实地的劳作，雷维耶明白，无论怎样辛苦劳作，土米人也只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。唯一改善伙食，是在婚庆嫁娶的日子。最多也就是杀一两头羊，一村人打次牙祭。而善良的村民，对于成群结队的大象、斑马、长颈鹿，甚或鳄鱼、河马，就当是风景，从没有要狩猎的想法。他们懂得，动物们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看着他们路过家门、跟佛佛玩耍，都是一件快乐的事情，哪有动它们的念头。这个让雷维耶想到拉萨河谷中的红嘴鸡、斑头雁们，也是那样自由自在地栖息、飞翔，就连大只的黑颈鹤，也会有专门保护它们的人类。

那么之于生病之类，就只好找村里的巫医。

经过一番的准备，巫医对着空中呼唤万能的巴久神把解决苦痛的良药，落入木桌上的陶罐中，再请病患，礼貌地喝下去，当然，他们喝下去的，只是空气罢了。病重的患者，巫医会请村民杀头羊，再剥开羊胃；让患者的头贴上去，吸食胃液。听说，这些办法的确真治好了一些人。当然，这有精神层面的引领。“病由心生”雷维耶懂这个道理。

不过女巫医也到树林里，陡坡处采些草药，协助她的治疗。那些草药，有跟中国的中草药类似的成分。

慢慢地，从教三个孩子开始，劳作之余，雷维耶成了土米村的老师。如果想真正改变他们，就只有教育。想到这里，雷维耶从英语开始，接着是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、文学，日日夜夜地向孩子们灌输现代人必须的知识。

而音乐和舞蹈，则是土米人自幼就会的。一段时间以后，雷维耶能够跟村民们一起弹起马森可，能够跳起看似永远欢快的土著舞了。

格桑花，对于阿鲁兄妹是个新鲜的名词。雷维耶带上他们，在院前院后，甚至莫瑞巴的坟头都撒上格桑花的种子。有时，连他自己都弄不清，西藏之于非洲的土米有什么现实方面的意义。时常在夜晚，跟孩子们自然而然地讲起西藏的故事，都是难抑的情绪。那么，计划将自己的一生献给、留在西藏，为何又会辗转非洲，认识土米和土米穷困善良的人们？特别是这身边的小阿鲁，打从第一次眼神的接触，他就当她是自己一生的女儿，这不是即是西藏人所说的缘分？

就在这辗转的过程中，火塘上的光熄灭了。雷维耶看见，果洛雪山脚下的格桑花遍野盛开，诺雍康卓正牵着惹索瓦的手，在悠闲地放牧呢。他们的身边是白云般的羊儿和黑岩石一样厚实的牦牛。

(未完待续)



雪柿。

苗青摄

又是一年麦收时

的手太慢，往往是割了不到一半，大伙儿已经到了地头，别人休息，我不能休息。好容易到了地头，还没有喘过气来，大伙儿又往回返了。我只能跟在大伙儿的后面奋起直追，却永远也追不上，永远也得不到休息，不到下晌的时候，我就精疲力竭了。

那一刻，我真切地感受到：“割麦日当午，汗滴麦下土。谁知白面馍，凝聚几多苦。”待摊在地里的麦子稍稍晾晒后，就要捆扎起来全部拉到场上，堆成一个个蘑菇菇状的麦垛。

为了脱粒容易些，打场之前，还要用木杈或铁杈将成垛的麦子抖散摊开，让太阳暴晒。过上个把小时，再把摊开的麦子翻一遍，按此操作数遍后，摊开的麦子就完全晒干了。这时，便由老者套上牲口，拉上石碾，开始一圈一圈地转着碾压。老者一手抓着一根长长的绳子，为牲口掌握方向，一手挥动着鞭子，催促着牲口。身边还有一把木锨，是接牲口粪的专用用具。

等麦子的颗粒碾压干净后，就用杈挑去麦秆，把剩下的用木锨堆到场中间，成为一个长条状的麦堆。

只要是有风，就开始扬场了。扬场是一个技术活，要由技术娴熟的年轻力壮的男劳力担当，只见他用木锨铲起麦子，手腕一翻一抖，轻轻地抛向空中，使麦子在

空中划出一个极为好看的弧线。在风的作用下，麦粒直线下落或落在近处，麦壳和碎麦秸则随风飘去，落在稍远处。这时，我便挥动着扫帚，用扫帚尖左一下右一下地轻轻扫动，将混杂在麦子中的麦壳和碎麦秸轻轻扫去。

两个小时左右，一堆干干净净的黄灿灿的麦子就呈现在面前了。我们用麻袋将麦子装起来，扎紧口袋，用一杆大秤称好重量，会计随即记录在本子上，再把麦袋子摆起来，码整齐。

看着小山一般的麦袋垛，我就忘记了连日的疲劳，沉浸在收获的喜悦里……在乡下，麦收是整个麦收时节里最累的活儿。老伴务农期间，我每年都要请假回家，帮助老伴麦收。每天凌晨三四点钟，天还不亮，我就拿着头天晚上磨好的镰刀下地了。是趁趁太阳还没有露头，凉快一些，也能抢点时间，赶点速度。麦收被称作“龙口夺食”，必须抓紧收割、晾晒、脱粒和归仓，防止发生风、雨、雹、火等灾害。

有一次，摊在场院上的麦子刚刚晒干，突然，乌云从西北方向压来，天色越来越昏暗，空气潮湿，闷热，使人喘不过气来。暴风雨就要来了，我们兄弟几个赶紧各自把晒干的麦子堆积起来。然后，我们兄弟几个统一思想，先用打麦机，帮助大堂兄把麦子打完。说干就干，男女老少一

3

随着产期的临近，莫瑞巴臃肿的身体，不再能适应任何体力方面的活了。住在酋长安排的稍显舒适些的房子里，雷维耶，依旧挂念着阿鲁一家的生活。

几个月前，莫瑞巴的丈夫，望着妻子逐渐隆起的腹部，明白无论自己怎样挣扎，也无法养活未来的小生命。于是想尽办法跟在邻国肯尼亚挖煤的表哥(即：地麦卡的父亲)联系上，带上简单的行李，跟莫瑞巴说好，在孩子出生前赶回来后，便一路跋涉，偷渡去了那座私人煤矿。

对于一次次雷维耶给予生活上的无偿帮助，淳朴的莫瑞巴感觉唯一回报的方式，就是帮客人煮杯非洲的咖啡。现在她无力做了，在生前三个孩子的时候，问问孩子们最近的情况。尼珍回说，大些的诺雍康卓跟她的弟弟惹索瓦已经回果洛老家过藏历新年了。另外九个小的孩子，被仓姑寺的阿尼接过去，帮助照顾。尼珍还说，孩子们都健康着呢，只是想念他这个那不勒斯的阿爸！

“再过二十天左右，我就能回拉萨，让孩子们等等，我们一起过藏历年哦！最重要的是告诉他们，我将带回阿鲁他们家自产的咖啡，亲手做给大家一起品尝。”说到这里，雷维耶的脸上似乎挂上喜悦的泪珠。

村里的鸟儿

■徐红波

三月的春风醉人，我在阳台上，安享着融融春光，突然听到一声鸟叫，惊喜无比，四处寻找它的身影。

城市里少有鸟儿的身影，而在乡下，此时已是鸟儿的热闹时节：早莺争暖树，新燕啄春泥，鸟语花香，每个角落，都能听到鸟儿的鸣叫。初听没什么区别，你若听得久了，就能感受出不同的曲调语气，斑鸠咕咕，麻雀唧唧，唱着鸟儿的喜怒哀乐……特别是每个清晨，呢喃声声，唤醒了酣睡中的我。一排排鸟儿站在树上、电线杆上，跳来跳去，婉转细语，似清泉淌过心田，告诉人们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

田野里繁忙的景象是布谷鸟唤出来的。清明节后，它们就从遥远的地方飞来，整日“布谷布谷”，清丽的叫声整日萦绕在乡村的上空，像流浪的歌手，唱着深情的民谣。对于农人来说，布谷鸟的叫声，就是春天的呼唤，是劳作的号角，是幸福的期盼。

最招人喜爱的是燕子。当我还口齿不清吐字含糊的时候，母亲教我的第一首歌就是《小燕子》：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……三月的燕子如约而至，在农家低矮的屋檐下翩跹环绕，主人异常欢喜。燕子筑巢是吉兆，意味着主家兴旺发

■王友明

回家探亲的我，每天都要到村外的麦田边走一走，看一看。不知不觉，麦田就从一片嫩绿色变成一片金黄色。

天气开始炎热起来，太阳毒辣辣地炙烤着麦田，走在田间，干燥的风吹过来热烘烘的，麦浪翻滚起伏着，发出沙沙的响声，十分动听。长得非常饱满的麦穗儿，伴随着风儿翩翩起舞，充满着丰收的喜悦。农谚有“麦熟一响”之说。随着阵阵麦香扑鼻而来，又一个麦收时节到来了。

此时此刻，我不由得想起了许多麦收时节的情景。

小时候，因家境不好，每到麦收时节，母亲都会领着我，天不亮就起床，跟着村里的大娘大婶们，步行到十几公里外的地方去拾麦穗。饿了，啃几口糠菜团子；渴了，喝几口凉水。天黑好半天后，我和母亲才气喘吁吁地回到家。

晚上，母亲不顾疲劳坐在小油灯下，用簸箕把麦穗搓成粒，再用小拐磨子磨成面，为我和弟弟包一碗饺子，改善一下生活。母亲却舍不得吃一口，背着我们啃一个糠菜窝窝。看着母亲那瘦弱的身体和无奈的神情，年少的我总会流下感伤的泪水。

高小没有毕业，我就辍学回家务农了。我最发怵的农活就是收割小麦，因我